

榮獲一九五一年度斯大林獎金作品

# 到幸福的路

——原名：一個布哥維納的故事——

伊戈·墨拉托夫原著

言鴻 沙蕾 合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

榮獲一九五一年度斯大林獎金作品

# 到幸福的路

—原名：一個布哥維納的故事—

伊·施·登里德與恩著

晉陽 沙魯 合譯

上海火星出版社印行

原 名 A Bukovina Tale

原作者 Igor Muratov

英譯者 Eve Manning

原載 Soviet Literature (1951 年 10 月號)

## 到幸福的路

——原名：一個布哥維納的故事——

一九五二年八月初版 2000 冊

一九五二年八月再版 2000 冊

一九五二年九月三版 3000 冊

譯 者 言 鴻 沙 蕾

出版者 火 星 出 版 社  
上海延安東路七九三號  
電 話 八 四 六 〇 六

發行者 火 星 出 版 社  
上海延安東路七九三號

印刷者 三 星 印 刷 所  
上海浙江路 129 弄 5 號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 前言

本書是烏克蘭詩人伊戈·墨拉托夫第一次的小說創作。本書刊行後就得到蘇聯廣大讀者的熱烈愛好，並榮獲了一九五一年度的斯大林文學獎金。

伊戈·墨拉托夫一九一二年生於哈科夫，出身農民的家庭。他在一個化學專門學校畢業後，就入哈科夫拖拉機廠工作。那工廠是斯大林五年計劃中最早的建設之一。在那裏他參加了工人文學研究所，試行寫詩。他的詩歌立刻開始在烏克蘭各刊物中出現。一九三九年他畢業於哈科夫大學的博言學學院。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他有着積極的工作表現，一面他繼續着寫作。他的前綫詩歌洋溢着愛國的熱情。

在過去的十年中，伊戈·墨拉托夫曾用烏克蘭文寫了幾冊詩歌。如「第十二軍團」，「奧斯坦波·加邦」，和「加納·邱萊特尼克的婚禮」等。

本書原名「一個布哥維納的故事」，因為「布哥維納」對於我們是比較生疏的名字，而書中有一節的題目是「到幸福的路」，並且整個故事也是告訴我們布哥維納人怎樣從舊的、被壓迫的、痛苦的生活走到新的、自由、幸福的道路。因此本書就以「到幸福的路」作為書名了。

這個故事是用一個老年農民的口吻講述的。布哥維納人民先後在奧地利和羅馬尼亞的反動統治階級壓迫下悲慘地生活着。在他們重新合併到蘇維埃烏克蘭之前，他們是那殘酷剝削制度下的犧牲者。湯納錫·卡比烏克的回憶講出了那無法解除的貧窮和壓迫。被生存的慾望所驅使，他到美國去尋求他的命運，可是他仍像去的時候一樣貧窮地回來了。一九四〇年的六月是布哥維納人民生活的一個大的轉捩點：古代烏克蘭的土地終於又重新和蘇維埃烏克蘭聯合在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裏了。

這一個歷史運動在故事裏表現出來。布哥維納人民用着快樂的驕傲的心情歡迎了他們的解放者，蘇維埃紅軍。他們開始建立一種新的生活。可是一年以後，戰爭的爆發阻礙了他們的建設工作。在希特勒侵略者們被逐出了之後，他們立刻又用加倍的努力來恢復建設。

湯納錫·卡比烏克和他的村人們置身在這一個美好生活的建設工作裏面。這些布哥維納的農民們能夠親眼看到集體農莊的利益。雖然一九四六年的夏天遭了乾旱，他們的集體農莊仍有着相當美好的收穫。

作者又表現了人民在過着社會主義的生活後，怎樣同時改變了他們社會的和個人的關係。

這是一部成功的作品。這位年輕的作家生動地描繪了烏克蘭西部區域一個最重要的歷史階段。

• 譯者 •

# 到幸福的路

原名：一個布哥維納的故事

# 目次

## 一、

孤兒

瑪麗加

「啊，有我們兩個，你知道……」

「啊，母親送她的女兒去安睡」

新屋

第四張嘴

## 二、

回家

繼母

火星

破曉

吹吧，新鮮的風，從烏克蘭來的……

自由

教師

蘇羅漢的死

賽姆揚科的信

### 三、

到幸福的路

雨落在額爾巴阡山上

忙碌的日子

露營在黑椿林

攻擊黑椿林

有着兒子們也將有母親們

一

在耶天堂地獄裏我看見……

T. 希夫欽科

同志，假如你把我告訴你的關於我一生的故事寫出來，你將是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並不是我以為我有什麼了不起的事蹟，或是要使我自己出名——完全不是的。不過是爲了我的故事可能使很多人感到興趣，因爲我有一個很長的時期在羅馬尼亞的貴族統治下生活着，並且，在我真實的生活開始以前，那過程不是你能想像的。

• 1 •

很久以前我就有動機把它寫出來——就當那批美國的商業聯盟代表團到我們集體農場來的時候。他們似乎是很謙和的人們——他們談話間反對戰爭販子，反對原子炸彈。並且他們喜歡這裏所看見的一切——我們的農場，和我們。不過他們仍有很多的不能夠正確地瞭解。

他們中的一個人對我說：

「現在你說，卡比烏克先生，你們有這些成就，完全因為你們是受了共產黨領導的緣故，可是對於我，請你原諒，那不過是空話……」

你懂得嗎？……於是他開始堅持這樣的意見，假如一個人堅強、有決斷，他能夠在無論什麼情形下找到生命的歡樂的。

於是使我回憶起——我記得有一次我也怎樣地思想，祇要靠我自己的努力，我就能夠找到快樂……

我深深地感覺到我要把我一生的故事告訴給世界各地的勞動人民聽，告訴他們：我們的蘇維埃政權和布爾什維克黨怎樣給了我一個真正的人的生活。同志，我是這樣迫切地想講出來，我要爬到額爾巴汗山的最高峯大聲地呼喚，使每一個人都能夠聽到……不僅是我們國外的弟兄們——就是我們自己的年輕人聽到了也不會有——一點兒害處的。

## 孤兒

有時，我覺得自己都很難相信，我們在布哥維納會常常這樣地生活着，在冬天裏，我們甚至時常不能得到柴火，更不要說麵包了……

你看到那些山嶺嗎，就在邱萊莫許河的那邊？你可以看到到處是森林。可是這都是人家的。地主的走狗們把我們從牧場上趕走，邊疆的守衛兵又把我們趕出了山谷。圍繞在我們小屋四週的柳樹不夠供給我們需用的柴火。

農民在他的小屋子裏挨凍，走到河邊去拾一些黏在爛泥裏的，從水裏飄來的木材。他得洗清這些爛泥，還要機警地注視四週，看是不是有人走來——因為這也是被禁止的……

我時常這樣想——感謝上天有這春天的泛濫，洪水從山上沖下了木材，又把它們遺留在這裏。你不用攜帶一柄斧頭就可以得到一些東西來燒了。可是這還要看你的運氣，因為假如他們捉到你拿了一塊木材，你就將立刻陷入不幸的災難中的。

河流忿怒地吼叫着，可是它拋擲木材到岸上來——你在這裏，朋友，這裏是一些森林裏的財富，你得很快地檢拾起來跑到你的小屋子裏去。

那邊有多少木材是腐爛掉了！斷椿和掉落的樹枝到處都是，可是當一個窮人拾

起了一根小小的樹枝時，他們就得叫他是賊，毆打他，處罰他。

「不是你的東西，你爲什麼要拿？」法官會問這個窮人。

「老爺！我的孩子們冷，霜下得很重，我祇想使我的小屋子溫暖一點……這並不損害森林，請你原諒我吧！這是第一次……」

可是這沒有用處。他們拿走了樹枝，就把你關在冰冷的牢獄裏了。

這是奧地利人統治這裏布哥維納時的情形，當羅馬尼亞人統治的時候也決不會好些。我自己已在已往的日子裏就有着痛苦的遭遇，我是完全處在不幸之中的，因爲我是我們家裏最小的孩子，而父親二世後並沒有留給我任何的田地。

當我到達結婚年齡的時候，我搬入我妻子的家裏，和他的父親一起住着。史蒂芙加不是一個壞的妻子，她沉靜而和順，可是體弱多病，不能任過多的勞動。那就是他們爲什麼把她嫁給一個沒有田地的人的緣故。這樣，她可以不致被留着做一個老處女了。

我的岳父並不富有，可是他比我自己的父親強得多了；他有一所很好的小屋，二十蘇脫加（註）的耕地，而最重要的——他有一匹馬，能夠種他的田不必負債。

我的岳母並不怎樣煩擾我，可是當她聽到她女兒咳嗽的時候，她就不斷地低聲地嘮叨着。史蒂芙加是她家裏最小的一個，正如我在我的家裏一樣，所以這位老婦

註 一蘇脫加等於百分之一公頃。

人便常常地爲她操心着，把她帶到巫婆那裏去，又把一切最好的食物悄悄地放到她的碟子裏面去。

可是這些都沒有用處；我的可憐的妻子終於在生下我們的孩子六個月以後去世了。於是我被孤獨地留在一個陌生的家庭裏，並且還得把一個嬰孩撫養長大。

岳父和我整天在田裏工作，岳母做飯、看護孩子，就這樣一天天地過着。

兩年過去了，經常的煩勞使我沒有時間考慮到以後將做些什麼。可是，隨便你怎樣說，一個有自尊心的男子不能在他的妻子死去以後，一直和他的岳父在一起生活，無論怎樣，我要解決這個問題的。

接着有了這樣一件事情。在一個星期日做禮拜的時候，音樂已經開始了，我和幾個人走上前去看男女孩子們繞着圈子走，他們手牽手地歌唱着，舞蹈着。可是在我的心裏有着一種痛苦的感覺。我算是什麼呢，我對我自己說，是一個老年人還是一個年輕人，是一個農民還是一個雇工呢？

在我想出辦法之前，假如伊爾可的房子沒有在收穫期間燒掉，使他和他的三個孩子就在露天裏面，事情可能仍舊照常地下去的。

伊爾可是史蒂芙加的哥哥，所以他同他的孩子們都到他的父親這裏來了。小屋子是這樣地擁擠，我們大家在家裏的時候，就像一個小桶裏裝着的鮮魚。小孩們叫喊，伊爾可的妻子和他的母親爭吵，我的賽姆揚科隨時隨地挨着人家的打。不過，

無論怎樣，他們儘管爭吵，他們總是一家人，而我却是一個客人啣！

我應當誠實——並沒有人趕我出來。可是事實說明，這已經是我應該離開我岳父的時候了。我把這意思告訴了老人；他思索了一會兒，於是說：

「好的……賽姆揚科可以留在這裏和我們在一起，直到你把一切都安排好了的時候。我要給你一匹馬，因為這是早就允許你的。雖然現在我的史蒂美加不會需要牠了，啊，那是上帝的意思……你可以先給你自己搭一個小小的茅棚，將來再慢慢地設法造一所適當的小屋子……」

「謝謝你對我的好意。」我說。

照那時候的情形，假如換了別的人，很可能叫我付出我的飯錢……

現在，我這樣講的時候，你決不要以為我們這裏的人是刻薄和吝嗇的。祇是生活已經把他們磨倒，他們沒有法子再想到別人，他們為了使自己活下去已經夠忙的了。

我從地主那裏借了一些錢，給自己買了五蘇脫加的田，並且搭了一個小小的茅棚。

假如你現在能夠看到我那個小小的茅棚，你一定會說這是不適宜於居住的。這茅棚低矮、黑暗，沒有一些空地可以讓一隻貓在裏面轉身，隙縫裏到處有呼呼的風進來。而爲了這一點兒「財產」，我就得給我的地主做工還債。可是這倒並沒有使

我感到煩惱，因為我還年輕，而且有着勇氣。

我們就這樣地生活着，我住在這籬籠裏，我的兒子和他的祖父母住在一起。

當我離開我的岳父家的時候，我曾想到現在至少我將有一個機會，可以有一些快樂的時間來補償我孩童時期的損失了。可是結果，我似乎不能夠想到快樂的時間或是別的事情；我祇能看到我的小孩姆揚科在地上爬來爬去，成長起來而沒有他的父親在旁邊照顧。

晚上我從地主的馬廐裏工作回來已經十分疲倦，在我的茅棚裏躺下，不能夠閉目入睡。我開始想，他們該都已經安置好過夜了。老人們睡在床上，伊爾可和他的妻子在長凳上，孩子們睡在磚爐（註）上。磚爐雖然很大，可是不會有足夠的地方給賽姆揚科安睡的。有一個孩子可能推他，另一個孩子又可能打他。假如他哭了，有誰去留意他呢？也許葛朗尼有時會照管他，可是也許她自己也倦了，會對這些煩擾的事情生氣，因此發怒地說：「現在不准再有聲音，」大概就是這個樣子了。

他還是這樣地幼小，剛剛才祇兩歲。胖壯、強健——他這一點很像他的父親——不過他仍舊不能夠走路。他有時站起來，蹣跚地走了一兩步又蹲伏下來了。大部份的時間他是爬行着的。

「他父親的糧食把他吃得太胖了，這是他的腳不能夠站起來的原因，」伊爾可

註 在烏克蘭和俄羅斯的鄉村屋子裏，大的磚爐上有大的床架，人可以在上面睡覺。

的妻子有時這樣惡意地說着。那真使我難堪，我幾乎願意我自己死去。我想，假如賽姆揚科和他的父親在一起生活，現在可能已經走得很好了。

在一個星期日，我去看我的孩子，我叫他，可是他走來。他忘記我了！我一到晚地在田裏工作，星期日我又得忙着自己的事情。記着，每樣事情都要我自己做的——做飯、洗衣、和補綴我的襯衣。

有一天，一件事情發生了。我們的地主是一個富翁，一個奧地利人，他的名字叫別爾葛利夫。他身材高大，肩膀寬闊，可是長得這樣地肥胖，他的雙下巴垂得像一隻火雞的垂肉似的。

他有着各種的財產，他所有的錢連他自己也計算不清楚了。他的菓園裏有三十六行鵝莓樹、李樹、和精選的梨樹；可是在菓園附近遊玩的孩子們，即使是被風吹落下來的菓子，也是不許拾取的。

他的女婿是加利西亞來的。他也有五百公頃的田在我們的區域附近，有八十頭牛，許多的馬和羊……

除了地主本身以外，農民還得加上地主代理人的全部負擔在他們的肩上。本來可以沒有什麼役租了，可是監工員仍舊騎着高頭大馬，手裏拿着鞭子在田裏疾馳着。而且越是小的監工員，對農民的威迫也越厲害，簡直把他們的臟腑都擠出來了。

我們的奧地利人住在山上的那所巨廈裏——那邊現在已經改做爲我們的文化宮了。村莊輪在山谷裏，從山上看到的景色，就像人們給你看的電影裏的畫面一般。他們並不像別的貴族那樣常常在莊園裏擺下了豐盛的酒席，像豬一般地大吃大喝，因爲別爾葛利夫自己的胃不好，他不能忍受去看他的賓客們享受着醫生囑咐他自己不能夠享用的東西。所以當賓客們來了的時候，他就領他們到馬廐去誇耀他的馬匹，而最主要的，他是誇耀他那四匹黑馬，這些黑馬他只在大的節日才駕用。

就是爲了這些馬，我的悲哀來了。

牠們是分隔在幾個馬廐裏，除了馬夫的領班以外，不准有一個人走近牠們，唉，就是這些馬喲！樣子完全是一樣的。裏面的三匹已經在那裏很久，可是沒有人看見那第四匹是什麼時候來的。有人說那是一個晚上從市場上買來的。

有一天極爾加來拜訪這裏的莊園，他有着所有附近四週的森林。那就是說這些馬應該準備着被參觀了。早晨我們本來已經把牠們洗刷過，可是現在我們得全部再做一遍。

「注意這裏，」馬夫領班對我說，「除掉那末了的一匹以外，其餘的你把牠們全部再洗刷一次，在我沒有回來之前，你不要去碰那末了的一匹。我回去一會兒。祇別告訴主人我讓你弄這些黑馬。」

馬夫領班是一個懶傢伙，時常把各種事情推給我做。好了，我沒有響；我得先